

殖民小說

丙午季煉

冰山雪海

科學會社印行

冰
山
雪
海

殖民
小說 冰山雪海

第一回

圍爐小聚聊爲一席談

刺舟出洋共探重溟險

小樓一角。簾幕沉沉。中央置銅爐一具。經七尺。高三尺。周圍籐椅八九張。爐中熾炭方紅。烟燄上騰。作澹青色。椅實者六。空者三。皆有人首戴貂冠圍獺領。身衣狐毛緊織厚呢之大衣。腰裏海豹裙。足踏羊皮靴。眼注瑠璃窗。慨然長嘆曰。我們生祝溫帶內的熱地。不知冰爲何物。雪爲何物。四季中夏無酷暑。冬無嚴寒。得單衾衣各一襲。足以卒歲。三數年來。氣候變處。今日還在中玩。諸君看天上的日色。如土中金。如沙中寶。光度已減。熱度因之。亦殺。日輪四週。又有薄雲一層。白間著一重黑。正是釀雪的光景也。內結的冰。疊疊重

重。面上泛的水泡。堅凝如珠。溝中宿穢。停滯不流。浮在地面。如幾塊圓徑的焦煤。室內門窗隙漏。進透的風。尖如剪。利如刀。刮着面皮。痛不可忍。向聞寒帶的商民。每到秋冬間。有種禦寒的面具。只有雙眼一張嘴。露在外面。我輩而今。恐也不能不備了。中有一人應聲道。這時只有去邀麴秀才。纔可作消寒會。說完。便從爐邊挪動雙足。慢慢立起來。兩手合在胸前。聳著雙肩。一步步抖到東面壁厨邊。纔伸一只籃絨厚套的手。拉開厨門。取了一瓶勃蘭地。回至座上。安放在地。急忙把手按定爐口。說道。好冷。好冷。在坐一齊喧笑。闕然大作。說梁四哥。怎不取只杯子。難道就想就瓶呼吸。一人獨享麼。頓時五個人。擠到厨邊。取了六只玻璃杯。一只磁盤。又添取一瓶酒。揭開瓶塞。傾滿杯中。方舉起來。道聲請呵。門鏤上連扣數下。有人喊道。季二哥。魏大哥。快快開門。大眾傾耳一聽。道。似庄田八哥的聲音。季二郎。魏大郎。急起旋開門鎖。

走進一个方面微鬚的人來。自首至足。無處不白。一面伸手將頭上的斗篷。身上的雨衣。一件件脫下來。抖了滿地冰雪。一面說道。離此只八九家。就碰着雪了。咳。我們泉州。就是八十歲老翁。也不會料到有今日哩。梁四郎笑道。八十歲老翁。料不到。三歲小兒。却料得到哩。一个長眉瘦目的少年。望着窗外道。閩南見雪。雖已多年。七月初間。便有這般大雪。却是咄咄怪事。田八郎道。呵呵。范三哥也在這裡。我倒沒有留神。季二哥。向南兩位是誰。今日怎麼不上課堂。倒在這裏團坐劇飲呢。季二郎道。這位章七哥。這位汪六哥。都是同堂的教習。今日恰恰禮拜。因此停課。田八郎嘆道。我在印度洋。爲着耐不住寒氣。纔回國的。不想回國。亦復如此。真正出於意外之外。范三郎另外取隻杯子。斟杯酒。送過來道。權借一杯。爲八哥接風。請問八哥。印度各島。現在僑氓的情形。比從前如何。八哥有家有室。我們當八哥已化了印度洋各

島的上著了。這回毅然回里。定爲着天時的變遷。田八郎未言先嘆道。諸君既在閑時。待我細細講來。閩廣兩省。地少人多。本處產物。不穀。處人的生活。聽說海外有些荒島。地脉怎樣肥沃。出產怎樣豐富。不覺因貧生羨。因羨生貪。或八家或十家。釀貲造了許多海船。實行殖民主義。不多幾時。把座印度洋。佈滿了。華人足跡。如今正是二十四世紀開幕第一年。計算還在七百載之前呢。先前印度洋的主人。雖是未開化的。巫來由種。待我華人。却極恭敬。沒些桀敖不馴的樣子。我輩華人。待那巫來由種。也極謙讓。有些喧賓奪主的樣子。因而彼此相安。無詐無虞。我輩先人。喜其脫然於羈鞅之外。方始求田問舍。由子及孫。差不多都變成土著了。誰想一年一年過下去。忽然來班驕子。印度洋的地圖。處處都換了顏色。行的新令。定的新稅。朝夕更變。令人無所適。後來隔海大陸。變木加厲。又立了無數條款。專爲限制華人起

見印度洋中新來的主人。尤而效之。逼得華人已經不能立足。都浩然有歸志了。加著三數年來。天時水土的變幻。各樣植物。根舊者。漸漸枯萎。根新者。又不能舒萌結實。單單靠著肉脂。死者多於生者。亦復不敷營養。所以統回國的。但是回國後。目覩鄉里。現時的景象。亦終無久存之勢。諸君皆有心人。故不辭衝寒踏雪。來聞高論。魏大耶道。世界政治法律。以至軍備教育工商業一切種種的怪象。雖然一國有一國的原因。從大概說。要以種族的界限。爲最多最劇。我中國積弱不武。聞於地球。尤易受人欺凌。前數世紀。雖有社會主義。隨著西海的潮流。滾滾東下。也顯了幾回特色。其實這種破壞的手段。譬如醫家之治癰疽。只用猛劑。去除浮面的腐肉。不曾拔去病根。自然面然。不久便須復發。又如農家之遇石田。只用利錐去鑿表面的石皮。不能深入土中。自然而終久無從佈種。我輩爲此問題。已計議數次。諸生聽講的。

曾經提議道。目前中國的土宜。因著氣候處處變了。甚富者百無一二。甚貧者十有八九。雖均產亦不足以救窮。惟有別尋一塊洪荒未見之大陸。靠着開闢的工夫。或能聚我族類。得孳生繁養。我輩初聞此言。以為現在地球。祇有南北冰洋。多半未經人到。又都冰封雪阻。水陸皆斷。更從何處去覓新土呢。不覺失笑。繼思天壤間。事事物物。當其已發見後。人人視若平常。然在未發見之先。突然有人創議。誰不以為怪異。即如我輩先人。初至印度洋時。尚在他種人前一二世紀。冒險性質。何嘗復有。祇為後人安常守故。不能步武祖先。遂至為世訾議。我輩今日。若復不能凌霜犯雪。上天入地。做番大事業。悠悠終古。難洗此恥。故已贊成諸生之議。想到商界中。旁求贊助。定製一二號破冰輪船。去環遊地球。入哥恰來。是天要令我輩成功的了。田八郎喜道。我同好中輪船儘多。現在近海貿易稀少。正苦無從開駛。諸君如真需用。只

須略一改造。便可應用。季二郎道。全堂學生五百人。大約願隨探極的居大多數。此外各家父兄。及海外歸來的。苦力與聞此議。踴躍願往者。想也不少。自須預計人數。纔好定船隻的數目。梁四郎道。還有衣糧。同一切應用物件。不定人數。冒冒失失。預備了。萬一缺少。何從接濟。這也是件要緊的事。范三郎道。我輩先將所望的事件。發張傳單。叫大家知道。再開一次大會。汪六郎道。輪船既有八哥擔任了。各項用費。也須趁早籌劃。索性議幾條辦法。在傳單上聲明了罷。田八郎道。財爲事母。這一層。更是要緊。諸君中。誰是主稿呢。衆人公推章七郎。端張矮桌。取過一張紙。提筆去蘸墨水時。不想已經膠住了。便就爐邊烘化。衆人一面議。章七郎一面寫。不多時。定了一張傳單的底稿。用四副印刷器。幾個人。分頭印了五千張。儘六日內。城裏城外。四處派完。第七日下午散學後。季二郎率衆。把九間開闢的講堂。收拾齊整。做明

日的演壇。一看又過早晨。起了北風。天井裏堆了三尺多高的雪。即趕緊中間掃出一條過路。梁四郎籠着手。咬著牙道。怪冷的天氣。加以這般大雪。路阻難行。我看今日不見有什麼人來呢。魏大郎笑道。現在人的胸襟度量。與前五世紀來。不能一律看待。四哥平常料事。十不離九。這回怕料不着了。當真過午未久。陸陸續續來的人。擠得壇中。沒些空縫。連天井裏都貼滿了。兩邊積雪。經著許多人。彼踐此踏。居然有塌平了。本堂教員人等。以次上壇。報告開會的宗旨。冒險覓地的利益。田八郎同幾位來賓。又宣佈擔任輪船勸導水手火夫的情形。檣下有八起問道。駕長機師中是單用中國人。抑參用別國人。如單用中國人。行不行呢。此時田八郎正在壇上演說。急應道。在下便從機師出身。剛纔演說的。有好幾位。現尚在船分任艙面艙中的要務。至於各船管駕。向來都從本國商船學堂。延請畢業學生的。因此沒有外國人。

宣言已畢。章七郎又上壇。來把預計人數。籌劃用費的辦法。陳述一遍。來會聽講的。人的全數贊成。紛紛到東邊。簽名處。簽了名。又到西邊。收款處。繳了款。多的五六百元。少的五六元。散會後。計算人數。共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五名。計算捐款。共三十六萬五千八百四十元。汪六郎道。今日這會。要分作兩面看。於人數之多。足見本地謀生之不易。是可悲的事。於捐款之多。足見集合團體之發達。又是可喜的事。諸君以為何如。范三郎道。六哥理論。却也不差。但人數多至如此。極少要十二三隻輪船。纔能裝得。殼從容些。就二三十艘。也不為多。若不問每人所佔的方寸。合度不合度。一味挨挨擠擠。不怕釀成疾病麼。要免疾病。必須船多。不知田八哥能備不能備哩。田八郎道。儘有。只問潘九哥。黃大哥。兩人便知詳細。潘九郎。不待動問。先開口道。田八哥。黃大哥。各有三隻。七八千噸的大輪船。我的船。噸位却小。只得四五十噸。

船數却多兩隻。合攏來。也有十一隻。能再多雇幾隻。固然舒服。不能也不至如十分擁擠了。黃大耶道。捐款祇可爲出海以後一萬餘人的口用。目前改船之費。由八哥。潘九哥。我三人。一總擔任了罷。當下又議了幾件事。並訂定從本日始。逐件料理。直忙到三月底。四月初。諸事方能就緒。又開會。會議定於五月五日。午時放洋。先探北極。不成。再由太平洋往探南極。至是日。泉州城鄉。男男女女。老老少少。無一人不欣動。無一人不羨慕。竟有七八十里外人。不嫌遠路。先兩日趕來。相送探極覓地的諸人。上船時節。日色雖是黯淡。却喜尙無風雪。齊齊站在兩舷。如雁翅一般。時候一到。汽笛嗚嗚然。連響三遍。後艙舵輪潑喇喇捲著浪花。直飛出口去了。

第二回

逢濃霧雪海回舟

望炊烟火城刺棹

冒險覓地的艦隊。大小輪船。共得十五隻。教習。學生。游歷員。駕長。機師。水手。火夫。男男女女。共是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三名。以備足三年糧食。各類種子。又帶些應用的器械。在二十四世紀的九十九年五月五日。午時。直出泉州海口。望北進行。約過二千六百餘里。寒暑計上的溫度。一天沉下一天。海中兩邊。時有薄冰。隨潮浮泛。太陽光度銳減。不時又有飛雲前來遮掩。田八哥會齊本船各人計議道。氣候變幻。甚至常度盡失。以後越近北方。越不知是何景象。萬一失事。關係全隊的生命。必得加倍慎重。我意不如減縮速率。魚貫前進。前船遇險。傳令後船逐節停輪。放舢板。小汽船。向前哨探。再定進止。庶無失誤。各人均以爲然。因用無線電話傳告。各船都允照辦。並公推田八哥居前領隊。一路阻雨阻雪。每晚滿天昏黑。風中又帶些沙屑。上下周圍。橫

飛亂舞。逼得電光燈也照不到三里以外。只得將船停泊。靜待天明。重新蒸足汽力。捲動輪。一隻頂一隻。首尾相銜。緩緩行駛。照這般挨延了。一月十六七天。船到北緯四十八九度間。田八郎正在舵樓。眼際架了遠鏡。四面窺探。陡見西北。相距五十餘里外。有凸有凹。有高有低。似峯非峯。似谷非谷的。一片白光。直約三百五六十尺。高約五百六七尺。心上十分疑訝。忙傳一令。警令十五隻船。不到一分鐘。齊齊拋錨。田八郎邀了魏大郎范三郎。同駕一隻小船。慢慢探過二十餘里。三郎眼最尖。心最細。注視半晌。對八郎道。據我看來。其色之潔如雪。其芒之寒如霜。怕是一座冰山罷。大郎其時也看出幾分。接口道。只看海面堆的冰塊。都有十六七尺厚薄。八九尺廣袤。足見越前必然越發結的堅凝了。八郎道。不差。這兩天雪。勢極甚。風吹處。堅勁如刀刮。膚凜冽如霜沃體。那片白光。大概必是冰山了。隨談隨行。又走了二十餘里。只

隔七八里路。航路窄窄的。只有中央一條。猶容隻大船獨行。先前所見低處凹處。就是近邊的冰海。高處凸處。就是湧起的冰山。嵌空玲瓏。晶瑩皎潔。彷彿天生成的。一座玉山。却是尋常外面總包一層石皮。又有塵土泥沙。層堆層砌。那有這般上下。一白無點塵。無纖瑕。好把正曲譜的舊評。借來品評道。祇應天上。難得人間。八郎一班人歡喜無量。細細賞鑒了二三十小時。忽然失聲道。快些回報。無勞諸君盼望。三郎道。還有二層航路太窄。前面不知有無關處。萬一不能轉身。真須全隊破冰而出。也太費事。趁早回上大輪。裝些食料。多探三數百里路罷。八郎點頭。立望來路開回。不滿二時。便回隊中。把哨探的情形。詳細報告。又議論進航的辦法。誰想異口同聲。都道此番誓死而出。不到山窮水盡。萬萬不甘退縮。況且奇景當前。又誰肯不去領略一遭。航路雖窄。尚能容船依舊銜接着。行一步。算一步便了。衆議合一。田郎同范

三郎魏大郎三人不能違拗。只爲已及晡時。守過一宿。方始開輪。此時各船駕長機師。格外隄防速率。每點鐘減至三海里零。行近冰山。越發走的慢了。忽地呼呼起了大風。兩舷牛皮蓬。雖有五指粗的麻繩。繃緊在欄柱的鐵環上。不能飛開。只望裡鼓。風勢稍息。雪便跟著來落在船背。又像雨聲。又像雹聲。原來一球球。比掌還大。從此一連五日。船進六十一二度的界線。諸人注目琉璃窗外。各各出神。忽聽接連傳警的鐘聲。輪機頓時絕響。不知何事。人人失色。側耳一聽。艙面依然寂靜。紛紛走上甲板。來尋駕長問故。八郎指道。諸君看罷。大眾定睛一看。底下深綠的海水。鋪滿了碎瓊屑玉。白茫茫直接到十里外。朦朦朧朧。模模糊糊。似絲似毡。如雲如烟。起了層層疊疊。濃霧上連天。下連地。籠罩得陽光。一絲不漏。賽如黑夜。再無從辨方定向。如何能毅行船。諸人觀望許久。都道這霧。一時怕不能散。這雪。一時怕不能止。只好在

此守候幾日的了。那知十日以後。霧勢漸推漸出。越堆越厚。在前一船。終日如在將曉未曉。將夜未夜時。昏昏沉沉。只借周圍積雪。吐露的雪光。略辨人影。不然無朝無夕。如到夜光國。不能熄燈的了。季二郎。潘九郎。相顧憂慮。通知各船。請除駕長機師外。每船再舉二十人。都到田八郎船上議事。八郎早將大艙騰空。議員一齊。入郎以領隊的資格。做了主席。九郎先獻議道。從前北極的。已過八十七度。離極不遠。現在只在六十一二度間。冰堅如此。雪大如此。航路窄。僅容船。轉瞬秋深。只怕這一衣帶水。恐也不能通行。我輩本意爲本鄉物產寡薄。列強殖民地。又不容插立。纔想別尋新地。若然窮年累月。膠滯海中。這目的。如何能達。不如轉航向南。或者能有意外的奇遇。汪六郎抗聲道。不可不可。我輩目的。以覓地爲主。探極翁在其次。如今尙有一線航路。便應鼓勇前進。實在無可通行。也應用走冰的物件。從冰上去尋陸地。怎